

刻舟书系

骆冬青 主编

# 构虚

南京师范大学文科基地小说写作课

郭平 选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2477

# 构虚

南京师范大学文科基地小说写作课

郭平 选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构虚 / 郭平 选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7-305-05537-9

I. 构... II. 郭...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374 号

---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构 虚  
编 者 郭 平  
责任编辑 胡 勇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18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537-9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mailto: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刻舟书系》总序



年华似水，浮生若舟。

人类最初的文字，或即来自有意无意的刻画。是为了给生命留下痕迹，不甘雪泥鸿爪的泯灭？还是为了生命与生命的交流往还，抗争时空的限制心灵？无可追溯。刻痕在何时变成了“字”，组成了“文”，“人”，由此才越来越成为“人”。这，则是可以肯定的。

古人云：苍颉造字，天雨粟，夜鬼哭。古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西方哲人云：语言乃存在之家园；人是符号的动物……

生命之舟上刻画的痕迹，就成为生存的寄寓，成为创造的运演，成为文化的密码，成为人从自然世界挣脱之后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构成元件。

由此，产生了“说文解字”的学问，催生着“文心雕龙”的创作。

汉语言文学的大学教育，其根本意义正在于此。一方面，是对汉语言文学既有成果的解读、探索，借此，展开一个个奇妙、精微而又普遍、博大的“世界”。是谓“说文”与“解字”。语言学与文学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逼近着相同的目标。另一方面，是“雕龙”的“文心”。世本无龙，屠龙之技注定无所用；但于虚构的神楼意阁上雕龙，画龙而点睛，人类生活中终有龙飞凤舞的神奇世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的“雕龙”，是人类心灵不甘束缚于现实，勇于

怀想天空、凌空蹈虚的天马行空般大精神大智慧的创造。于是,人类才拥有“心有天游”的浪漫与超越,精神的大自由大解放才推动着文化形态的神奇嬗变。“文心”实乃“人心”最为精要的内容。是故,古人不无神秘地宣称:诗乃天地之心。司马相如才貌似狂妄地放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文心雕龙”,正是文学创作从神思到情采,从原理到功用的精辟说明。

然而,大学“文学院”教育与艺术院系教育的一个重要差别,莫过于创作的缺位。对于热爱文学的求学者不啻惊雷的断喝,就是大学中文系不是学创作的,甚至是不提倡文学创作的。“说文解字”是正宗,而“文心雕龙”是小道。本应是第一义的文学创作,反而在教学中被贬入冷宫。殊不知,简单的道理是,没有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何所凭依?

中国大学史上曾有诸多文学大师在“中文系”任教,培植“灵根”,播撒“情种”;许多一流的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研究者往往自文学创作“转行”,如别辟学术新境,卓然树立风范。王国维、鲁迅、闻一多、周作人、陈梦家,等等,等等,均将文学的激情与想象成功地融铸到学术探索之中。国外大学则多聘请著名作家任教,开设文学创作课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辈学者唐圭璋、孙望、吴调公、吴奔星、常国武等先生,亦兼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创作的“文心”在

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本来,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以意逆志”,还原创作者的心态意向;具有创作的体会,或至少有“拟创作”、“内摹仿”,才可以真正求得“文心”。而这一点,在日渐僵化冷漠的学术体制中越来越被挤压窒息。创造精神的枯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精神的生机丧失。

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挑明了创造性思维对于一切科学文化探索的重要性。

本于是,我们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激活本土资源的淀积,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开设了写作系列教程,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着力提升创造能力与表达能力,冀与语言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构成飞翔的双翼。

本书系有课程的现场呈现,亦有历年学生创作成果的汇集。无疑,水平或有高低,课程或有不足,但亦有卓然成家的创作者显示实绩,更有不必妄自菲薄的诸多探索。谨此呈现于读者之前,以求砥砺,以求鞭策。

刻舟求剑,虽迹似愚妄,但有求剑的真心真意在,自有不容非笑者存焉!

无论如何,我们留下了生命的痕迹。

是为序。

## 序言

### ——关于这本书

郭平

2006年秋季学期，我给文学院04级文科基地班的学生开设小说创作选修课。这门课在南师大尚未开设过，作为一种尝试。不过，开设这门新课也有基本的想法。因为在写作教研室同仁们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大家都有这样共同的感受：文学院中文系学生在基础写作课中每每表现出非常优秀的才能。然而写作课不知为何只安排在大一，学生们刚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才华，便因课程设置而中断。许多非常有希望的学生因此放弃了创作实践，将大量的精力转至其他方向。大家都为这样的戛然而止感到十分的可惜。我想，许多学生在以后的岁月中回想起自己曾经投入过激情和梦想的这段日子，大概也会心生喟叹的。

在文学院副院长骆冬青先生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在大三的文科基地班进行这样的一次尝试。

然而，课刚刚上了一次，事情又横生波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让我去印尼群岛语言文化艺术中心任教。

照理该课应该停上了，可冬青坚持要求我在网上与学生进行交流，无论如何也要将课上下去。好在如今信息交流十分方便，该课又是以学生的独立实践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在网上阅读、批改学生的作业还是有条件的。

我在主讲了两次课以后,便告别学生们,飞赴印尼。

到印尼不久,学生们的作业便纷纷发到我的信箱里来。原来我对该班的学生已经略有了解,现在读了他们写的小说和来信,对这些人、名还对不上号的学生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印尼的工作十分繁重,除了帮助管理学校、指导学校的教师进行汉语教学,每星期还要培训泗水市各学校的汉语骨干教师,还要给印尼东区作家、记者、编辑们开设写作课,还有二胡课等。每天晚上将近九点才下班。“小说课”学生作业的阅读、回信只能在下班以后进行。

印尼群岛语言文化艺术中心地处泗水市的闹市区。九点以后,附近的商场打烊了,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寂静安宁。我把学校的大门反锁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在网上阅读学生们的作业,再给他们回信。

从学校到我住的宿舍,要通过长而曲折的长廊。热带的气息入夜以后仍然喧腾噪动,无家可归的猫在夜色中踉踉而行,有的在远处为了争夺异性而发生惨烈的撕打。我喜欢坐在石阶上抽烟,凝望夜色、谛听夜声。这样的时刻,总会想念遥远的亲朋好友,想念遥远的、自己的梦,有些刻骨铭心的东西此刻会像泪水一样地涌出来。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回想刚刚阅读过的学生们的作业。它们像清澈的花朵一般,有露珠凝结,有风拂过。他们是那么真挚,那么清新,或许还不够纯熟,但他们聪颖明慧而又毫无市侩气,相比于今天浮躁功利的文坛、文化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心灵气息和艺术创造力实在太难能可贵了。

我们将这些学生的小说作业结集出版,请大家有空读一读,我相信,这些行走在生命、创作路途中的学生的作业,至少会给我们以这样的朴素启示:写作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生活,它有可能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 目录

	总序……骆冬青
001	序言——关于这本书……郭平
001	谈谈小说……郭平
001	合欢道,合欢道……唐图腾
007	琴声、幻想的草原……唐图腾
021	老房子……邵珊
030	山归……生力刚
035	眠……戴娜
039	花边……黄玥
044	玉人……黄玥
050	豆腐面……赵玥
063	兔子的手套和猎人的猎枪……赵玥
065	我与《银河英雄传说》……赵玥
067	残……许颖燕
073	时空臆想……顾楠
079	拐角生活……戴煜婷
088	梦里梦外花……陈燕
099	

107	杀死一只鸟……华茜	
115	噩梦……李立飞	
120	梦始……梁燕	
127	飘枫……沈菲	
139	琪的梦……钱韵然	
143	我们的秋天……徐珂	
151	失去……潘融	
156	交叉口……徐美燕	
160	沧浪之水……徐澄	
168	蜻蜓点水……张鹏	
177	卡迪松的故事……赵昌凯	
181	他的故事……周辰琪	
186	青春的故事……周辰琪	
200	减肥季节……李清扬	
205	六年……万雯雯	
210	春梦……周海霞	
216	兰……毛红芳	
225	天空中那只鹰……吴莲	

## 谈谈小说

郭平

从学习的连续性来说,这门课的直接基础是一年级的“基础写作”。一年级的写作课很关键,它决定你们入门是否端正。这一点我想无须怀疑,你们一年级的写作课老师朱持先生水平非常高。也正因为如此,我这门课的连续性才能得以实现。按说照着朱老师教你们的方法继续写下去,你们就会走上更阔大的境地。但不幸的是,我们多年来的写作教学都止步于一年级,这是令人费解的事情。我自己就眼看着很多有才华的学生活活“夭折”,他们原本可以成为很好的作家,后来却变成神色严谨的“两脚书橱”了。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学问养老,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到德高望重。而作家的命运就不如学者,四十岁以前如果还不成功,以后多半成为一名怨妇;四十岁以前成功了,那四十岁以后也多半再也做不出什么像样的事情来,还是成为一名怨妇,只不过是多一点激情的怨妇而已。这激情,大概与分裂有些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会对很多学生在写作上的夭折感到可惜。世界这么大,可做的事情这么多,可是有多少事情可以和创造相媲美呢!有什么比真正的创造性成果更美更有意义呢!

上学期你们学了一门新鲜有趣的课:《视听与写作》。这门课很好。好在哪里?好在你们老师反映你们有点糊涂、不知该如何写作了,你们对写作的概念

有点乱了。不管你们在上学期做出了怎样的成绩,我以为,糊涂了、乱了、不知该怎样写了,这就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我们“会”的时候,这种“会”是可疑的,多半是模拟了别人的、既有的套路。不要说其中创造性很弱,便是与写作至关重要的“自我”,在你们以往“会”的写作中多半也是可疑的,或者说,是有限的、自觉性较弱的。我说这话你们可能会不高兴,以为我小视了你们的才华。但这话我还是要说。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学生中有的才华非凡,但总体上说,“会”是一个普遍的写作障碍,是自由写作、创作的大敌。我想,上一期的课会让你们好好想一想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会得到自己阶段性的结论,也很有可能回到第一年老师教你们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你们已经经过了自已的思考,所得结论会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学期的课如何上?我想了很久,也和别的老师进行了探讨,我个人认为,对于写作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老师教,而是学生写,写是最好的老师。老师总是要介绍、要说道理,这些介绍和道理,在我看来,也往往是障碍。创作和学问大不一样,学问重知识积累,创作靠的是培养、发展人的本质的天性与感觉。学问的天地靠既有的知识、事实的如实的、老实的积累,创作的天地则往往是写出来的,很多东西是连作者自己也从来没意识到甚至本身都不具备的,写着写着,便发出来了,变成了一个非我。便是在作品中出现的生活内容,我想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落笔前都不知道。创作不是对既有生活、情感的模拟,它的不可预知性极强,妙手偶得性极强。当然,快乐也远远高过做学问。

所以,我坚持这门课以你们自己写为主,我几乎不介绍任何小说写作的技巧和方法。这次课由我主讲,我从大的方面讲讲我对小说的理解,说一说自己的感受。不是知识性的,而是内心的感受。以后就须你们自己写,没有命题,没有篇幅、篇数的规定,写到学期末了,哪怕只完成了一个短篇,我也认为是合格的。学期中间我讲课的时间会尽可能的少,你们自由发挥。每次课我都会来,你们如果遇到写作上的问题,我会跟你们交流,说一些我的参考意见。这些意见,不是评论家的那种,而是参与创作构想和技术斟酌。也欢迎大家一道讨论,七嘴八舌,把思路打开。如果有同学写得差不多了,更有必要一道商量讨论。

我今天主要想说的,是我所想到的有关小说的几个问题:一是小说与世界;二是小说的可能;三是写小说大概应具备哪些条件。

小说,或反映世界,或表现世界,或阐释世界,或建立世界。

如今,世界尽管被认为很小,但从反映的角度来看,世界又绝对是无穷尽的,只是反映到一定时候,作品便成了一种意义上的重复。表现者的立意显然加入了主观的力度与权利,也发展了一些可能,这成了多年来小说创作的主流。但问题来了,形而上、意识丰富的小说开始变得虚假、脆弱起来,它们说起来要高于生活,实际上远没有生活本身来得丰富、微妙,有生命的力度。它们喊着真实与本质,其实很不真实;所谓本质,也不过是一己之见而已。于是,真实逐渐被人唾弃,认为再去讨论、追求小说的真实,简直与白痴无异。在我看,这时候的真实的缺失,不是写作者不愿,而是不能也。阐释世界者用意在了理,哲学的方式,非理性的也好,理性的也好,都不脱先入为主,容易钻死胡同。本要研究出世界的本质是个什么东西,其实,世界究竟有没有本质、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且不好说,即便有,被一个家伙揭示出来而大家伙都认同他,又有什么意义?世界的总量和本质一点也没有变化。所以,有的人开始想建立另一个世界,用语言虚拟空间、过程、意识、规则,如博尔赫斯。这个世界能否真正建立,是很可疑的,它至多相当于一个大型的游戏。比如迪斯尼这样的乐园,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它的世界与之原世界,实在脆弱得要命,小得要命。它只可能给一小部分有重大局限的人(也可以认为这些人是有福的呆人)带来新世界的感觉,如同给吸毒者奉上一包制幻剂。

那么,写实小说是不是最接近真实呢?不是。因为一切文章都是选择与安排的结果,作者不是机器,不可能百分百如实地反映世界。而且,即便如实,也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世界之所以存在,主要一个条件,是有阳光照耀,写实小说、所谓自然主义的小说,缺少阳光。

小说世界,无论怎样弄出来,应该有阳光。这种阳光,可以是人性的光辉,可以是一滴巨大的泪,可以是一切平实、一切错乱、一切生长、一切毁灭、一切爱恨、一切沉思后的一双眼睛,也可以是一场虚拟的游戏。游戏的阳光从何而

来？我想，应该让参加游戏的人在忘却时间的条件下，无限地扩展世界空间。当游戏者舒展到轻盈欲飞的状态时，世界便遍布了阳光。

世界有三种：一是所谓的现实世界；二是精神世界；三是可能被造出的世界。尽管这三者之间有相互的包含和渗透，但从总的倾向上说，可以暂且这么分别。

第一种被人关注得多，说得多，渐渐地被漠视，特别是现代艺术。人们认为这种世界的丰富性已经被人写尽，而如果一味地在面积上拓展已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情况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条件之下显得更加突出，因为我们似乎什么都知道，没有什么是神秘新颖的了，再写，无非重复。粗想一下，似乎有些道理。细细一想，又会觉得有问题。真的如此吗？写作中的外部世界果真变得如此狭小、已被前人写尽了吗？我看不是，远远不是。事实上我们的写作正变得内容狭窄，丰富性日渐丧失，原因不在于我们对世界了解得太多，相反，是越来越少。准确地说，是太多的信息让我们真正吸收到的东西变少了，我们麻痹了、迟钝了，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事物被我们忽视了。此外，丰富的信息中有多少是真实自然的，也是可疑的。

精神世界是个迷人的世界。这里所说的“迷人”，需要重新想一想它的内涵。一是一般意义的迷人，的确精彩诱人，有纯粹的美。但精神又是最不可靠、最苦难的东西，是自己也不能把握不能认识的东西。自欺欺人、自相矛盾、自我蒙蔽、自我夸大、自行异化的情况很多。写作作为最为突出、集中的个人表达，这样的情况也是常见的。作为人的行为，写作的正常目标应该是提升自己和生活，走向幸福和开阔，但这一目标经常被忘却，或歧路亡羊，或背道而驰。其中也许有写作本身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根本还是写作者自己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第三种世界，其实是每个人都期盼的世界。它是在认识世界、阐释世界、表现世界的前提下，对重建世界的一种美好的努力。无论是维护还是创建，这

个世界都是人们工作的终极目标。如果有例外,那么这个例外就是邪恶的。

写作当然是世界、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与生活、世界的相对性、区别性特别强,甚至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原”世界、取代真实。因此它非同小可。

简单地说,用写作、特别是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建立第三种世界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有多样的可能。我们要有意识地生产出爱因斯坦、莫扎特基本上没有可能,但可以有意地生产出新的艺术、文学来。

下面就说说小说的可能。

已有的小说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小说?我们大概有个印象。但这个印象经不住分析。一方面,我们印象中的小说可能是已有小说中很狭窄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只把某一家当成小说。事实上,已有的小说已经成就了非凡的业绩,实现了多样的可能。这一点,我们应该想明白。而目前我们的小说创作界区别很小,大同小异的情况很突出,都是一个腔调,一种味道,一类立意。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想想小说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不妨胡思乱想一番。

小说可不可以没有意识形态?可不可以专写鬼怪世界?可不可以重写名著?可不可以糅和多种写法?复调小说在技术上、艺术功能上已经被写尽了吗?可不可以用小说进行超过哲学的思考?长篇大论的思辩可以成为小说吗?可以把小说写成谜语吗?可以把小说写成呓语吗?可以把小说写得比相声小品还可乐吗?小说的游戏性被写尽了吗?中国文字的魅力还能通过小说确认和发展吗?可以用小说创作出一个人性的盛宴吗?可以把小说写得随便从哪一页开始看都可以、哪一页单独看都好看吗?可以把小说写成乌托邦、人类美好社会的标准景象吗?可以把恶写到极致吗?青春之美不能再写成经典吗?可以把小说写得比宗教更宗教吗?

说说写小说的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首先,写小说的人是特别的“人”;是个人性特别美、特别丰富饱满的人;是个爱人的人。

其次,要有非凡的观察力、感受力、联想力,比一般的知识分子更知识分

子,比一般的流浪者更流浪者。在这些方面,他要一无障碍,比垃圾桶还垃圾桶。但他的根性是悲天悯人的心怀,是个快活佬。没有根性,再多的生活积累也不会有意义,再多的梦也不具备真正的理性价值,效率不会高。

第三,要生活在真实生活中,要爱生活。这一点,是相对于许多写作的人往往过于倚重书本而言的。对于小说来说,生活要比书本重要得多。其实所有的文字都是这样,连学术也不例外。

第四,要有独立的精神立场。这是创造力的一个真正的保证。创造力似乎总是与想像力联系在一起。其实,我以为创造力的根本,一是爱,一是独立的精神。

第五,多接触艺术品。艺术的种种方面对启发小说思维很有益处,对确定小说的境象气质、把握小说的分寸节奏都可以获得特别直接的借鉴。

第六,留心生活语言。特别注意方言的表达和韵味。这是把小说写好的一个小窍门,是在小说的语言层面甚至意义层面获得新意的有效途径。不妨试试。



## 合欢道,合欢道

唐图腾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然是个大人了。过去我也这样说过,但那时说自己长成大人了,心里却以为自己还很天真,便卖个乖,充一把戏谑。等到真正无可阻止地老成了,再说这样的话,倒显得有些幼稚可笑。我委实是到了这个年纪,都工作好几年了,想想真是惊惧。我要把过去的那段事讲出来,该用怎样的口气呢?

我总愿把写小说称作写故事,虚构是动笔前的一场梦。梦可以十分动人,连自己都觉得实在是美好。可要写出来,就像大把的石子要过一个细颈的漏斗,滴滴答答地遗落了不少;有时根本就阻塞不通,停住了。而要写一个“今”事,那动笔前的梦都是难受的。那时我好几次想写所在的大学里的故事,却一篇未成。到今天,“我已然是个大人了”,终于可以如同那时描画乡野牧歌图景一样,讲一讲我大学里的故事。可是牧歌早已远去,也就是,失掉了。

我们的大学校园里,贯穿着几条大道,两边都长了树,而且不同的路段安排了不同的树种。图书馆前的马路最长,几乎是从校园的东边横贯到西头,两边一色的法国梧桐。几百米的笔直大道,竖立着这么长排的梧桐,远看去很有些气势。通往宿舍区的一段路,两边是银杏树,在初冬时满树金黄的叶片飘入